

# 酣畅凛冽之《星星问》

文/张建伟

好的艺术总能滋润心灵，经久如如甘霖霖霖。范捷滨的《星星问》演唱专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发行的一张年代久远几乎被人遗忘的华语流行音乐专辑，虽然都是翻唱，但因其选曲、演唱、编曲制作方面的精心精致精良，包含着音乐人登峰造极卓越不群的信念追求，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令我心旷神怡如数家珍不吐不快。

总体风格上，犷微兼具，雄秀合一，粗砾珠玑，烛光耀芒，山岚海潮，隽永酣畅，洪钟大吕，深厚尖起，推陈出新，风神而立，不事雕琢却又处处匠心。艺术审美既有狂放恣肆的粗线条的勾勒，又有锦绣绣花密不透风的细致刻画，以强烈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集中展现了青春爱情的激荡况味深刻体验。《星星问》是范捷滨继《我的中国心》之后的第二张，一改温婉羞涩的民谣风华丽转身带来了重磅重口的摇滚味。演唱与乐队珠联璧合，兼容阳光硬朗与隽永深邃，有较优美的艺术呈现。

选曲方面，不仅有刘文正的《飞鹰》、《小秘密》、《正当你年轻》、《你》，黄仲昆的《路边小溪》、《记得我》，苏来的《让我与你相遇》，刘家昌的《雨中》，徐小凤的《星星问》、谭咏麟的《幻影》、《雾之恋》，还有那首传唱度很高的《那天晚上》，可谓巨星作品荟萃，劲歌金曲连连。

演唱方面，感情真挚热烈，嘶吼呐喊发自肺腑，通透透彻，高深自如，鹰击蓝天，鱼翔沙底。既有草木之色，沙哑酣畅凛冽厚重，又有金石之声，利刃般的穿透力，闪光凛冽飞击长空。

编曲方面，有当时一流顶尖的乐队班底，吉他手张勇，鼓手程进。张勇当年初出茅庐，锐气逼人，风头正劲，风光无限，以高超近乎出神入化的电吉他弹奏技艺，飞燕横扫掠点，情韵恰切挥洒，画龙点睛，摄魂震魄，为专辑着实增色不少。张勇后来在其自传《我理想搁浅的沙滩》坦言，在武汉录音期间曾三天三夜不曾合眼，棚虫痴狂几近癫魔。乐队电声+管弦+合声，阵容整齐，层次丰满。

录音、封面设计方面，出版发行单位是湖北扬子江音像公司，录音地点是湖北电台，声音的真实还原度还不错，封面选取的几张演出场面，显示了范捷滨浑身洋溢的青春活力，又一张范捷滨背着背包，踏着一地碎叶，映衬旭日夕阳漫步徜徉的生活场景，给人以无限的流连忘返沉醉感，投射出了整张专辑平实而又非凡的艺术潜质，封面制作透露出的信息量也是很大。



大浪淘沙，风云过眼，我眼中的好音乐专辑林林总总也还小有积淀，但单张专辑形成系统文字的，机缘巧合先有这《星星问》。平时我也总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好专辑作传的念想冲动，郁积已久，总等着神思妙想纷至沓来。历经了多少岁月，该专辑仍能给人以感动的力量，仍不失其若干前卫性、先锋性，不失为一张脍炙人口、历久弥新、堪为经典的专辑。

现在看来，范捷滨、张勇等当年都是些正值青春的年轻人，他们以青春活力激情，以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艺术作品，在神州大地上雕刻下闪亮名字，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芬芳，留下令人难忘和回味的音乐艺术奇葩，着实令人记书称道。

晨起推开门，远山氤氲着雾气，昨夜的一场雨，把眼前的大千世界洗刷一新，清凉的空气如新鲜的薄荷，捎来槐花和新泥的芳香，惶惶混沌的我霎时呼吸澄澈，神清气爽！

雨珠还未消散，在晾衣绳上结成一串珍珠，晶莹剔透，风声岑寂的清晨，它们安然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静定修行的僧侣，纹丝不动。它们独自存在，又彼此相连。每一个露珠里，映照出一个世界，一个只有清晨里才有的宁静世界。

门前的大柳树，新绿如洗，含珠带露，像艺术家泼墨在云雾中的一幅画。村子里一片静谧，还未有人声走动，笼罩在晨雾里，尚不见人间的炊烟，恍若仙境！院子里的樱桃树已经结下一颗颗翠绿的果子，密密匝匝地悬挂在枝杈上，沾染着雨露，像一个个沐浴之后的小娃娃，生机盎然。昨夜的一场雨像一场生命的洗礼，世间万物，总要经历和煦暖阳，承受过风吹雨打，才能茁壮地成长。

屋檐下的燕子、院子里的麻雀、远山森林里的布谷鸟，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鸟，约会似地齐声鸣叫着，叽叽喳喳，叽叽啾啾，布谷布谷……欢闹一片。自然里的天籁，也只有如此宁静的清晨才得以听到。它们像跃动在大地上五线谱上一串串灵动的音符，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震撼，让人只有痴痴听着的份，竟挪不动步。这种喧闹，反而使人感觉越发宁静，感受到和大自然深深联结的感动，是一种无言而喻的感动，内心不禁湿热温暖起来。

此刻“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恍



惚间走入一片幽深的竹林，晨光蜿蜒在舒展的竹叶上，柔和地洒在我的脸上，我忍不住轻轻地闭上双眼，听到晨露悠然滴落在脚下，鸟雀浅吟低唱，低眉耳语着，清泉涓涓轻抚过附着青苔的石头，脚步踩在茸茸的青草上窸窸窣窣，和自己浅浅均匀的呼吸声。各自不同的节奏，汇聚成一曲不染凡尘的天籁，洗涤着我包裹着苔藓一般的心，顿时身轻如絮，仿佛醉卧在云端，远山的浓雾，是我手中轻摇着蒲扇正在烹炉煮茶，烟雾袅袅而上，携着我的思绪向碧海长空无限的蜿蜒……

乡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静谧清晨，当我静下心来观照，会发现它是一幅饱含生命律动的图腾。暗潮涌动，奔流不息，万物生灵在各自的世界里向前，却又交叠在一起，谱成一曲最动听的旋律，这是万物生长，生命不息的旋律！



## 醒着的陶

文/石泽丰

我一直认为陶是醒着的，即使千年之前被埋进万丈尘土之中，千年之后重见天日，它仍然豁着嘴，倾吐自己曾经见过的烟火日子。

人世间的喧嚣之声太大了，世俗的嘈杂遮蔽了陶的话音。人类的耳朵，被物欲牵扯，听不见火烧泥土后形成的陶发出的永恒的声音。每每陶以文物的方式出土时，人们便站在一旁，唏嘘不已，然后踮起脚尖，沿着陶指引的方向眺望。眺望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远去的王朝。而此刻的陶，放去岁月的焦灼与慌乱，如一位脱去了牙的长者，豁着嘴将一段远古的文明娓娓道来。

翻开岁月的典籍，历史的青烟在书页里升腾。不难想像，在那些战乱的时代，抑或是短暂的和平时期，困苦的黎民百姓，即使收获时节，手捧到的也是少得可怜的五谷杂粮。他们还要克制自己的食欲，想节省一点，再节省一点，然后把这些五谷杂粮聚在一起，留待以后慢慢消食，以打发往后不断延续的日子。这些积累起来的食物，找一个什么器皿盛放呢？他们低头思来想去，终于打起了脚下泥土的主意。他们把泥土盘来盘去，直到盘成一件自己如意的圆筒

小口、圆鼓鼓腰身、厚厚底儿的陶泥坯，然后架炉，生火，煅烧——陶被制出。也许世间第一件陶被制出是在某一个黄昏，因为陶里收藏的，总是那么一点光亮，就像天黑前残余的不多的日光。掀开陶盖，我常常伸长脖子，朝里细看，寻找那些快要见底的东西。

陶虽不精美、不华丽，但它是一代又一代乡村男人的胜利品。他们把这些暗红或深褐色的杰作捧给自己的女人，就捧出了既往的消磨的日子，捧出了渺小的愿望和对生活的憧憬。他们不企求自己如何的荣华富贵，只求生活中有着某种永恒的、贴心的温度。这温度，只有陶能给了。

没有什么比陶更安于呆在乡村的一角，它们沉默，在世中不事争辩。自从出品的那一刻起，它就属于乡村，属于女人，属于柴米油盐的日子。它点燃了民间的故事，又熄灭了人间的百态。

几千年前的陶，它们紧贴着乡村的怀里，不愿离开。哪怕是老屋倒了，村庄灭失了，它也要与它们在一起，蛰伏在泥土中，紧裹着某种文化，神秘地游走在漫长的隧道里。



昨夜西风雕碧树，高接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建华书



王建华，（笔名：碧岩，斋号：枕书堂），1963年9月出生，汉族。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铝业郑州企业书画家协会副秘书长、东渡九俗书画社社长。20世纪80年代始学书法，拜河南书法泰斗、河南草圣杨公亮老先生为师，向李刚田、李强等名家求教，从名家处吸取丰厚知识。从传统入手，30多年来不断临摹古人名帖，吸收现代技艺，博采众长，沉浸于汉隶、对米芾、王铎行书偏爱，追求平静、淡雅、高古之古风。形成了古朴典雅、清新俊逸、酣畅明快的艺术风格。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产业文联、省、市等展览并获奖。

也有坏脾气的雨，故意砸你房间的玻璃，然后以眼泪的形式模糊自己。模糊你，也有好脾气的雨，悄然落在你的心田，微笑着，不说一句话，好让你的幸福发芽。更多的是那些没心没肺的雨，闭着眼睛唱着歌，飘到哪里都可以。最感谢它们的是大地，这是人世间最能令心神会的秘密。

宁通高速两侧，长满高大的白杨树。夏天从那里经过，就像走进林荫小道一样舒畅。树叶浓密，不但遮挡太阳，还把鸟巢捂得严严实实。

一个初春的早晨，我从县城赶往市区。高速车辆稀少，我被白杨树上高高的鸟巢吸引。鸟儿也有浪漫的情致，凭着喜好砌房造屋。鸟巢高低不等、大小不同，有单门独户，也有一棵树上两三家比邻而居。远远望去，鸟巢像是一盏盏灯笼高挑在桠枝上，又像一句句意味深长的话挂在那里，让你怀疑它最初的动机，不是为了安家落户，而是想做一个高高的灯塔，指引人们正确的道路。

我决定数一数鸟巢的数目。返程时阳光正好，鸟巢在晴空下一览无遗。我一只一只数过去，一共“37”只。此时一只鸟砰地张开翅膀飞走了。那是一只漂亮的花喜鹊，和我们家门前唱着喜庆的歌的朋友长得一模一样。临去的一刻，它所发出的正是我熟悉的乡音。

37座鸟巢绵延相连，如同家乡临河而建的村落。它们是否也沾亲带故，或者是同族同宗的大家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同一棵树的三只鸟巢是个大家庭：父母高居首位，孩子未位相陪。鸦有反哺之义，喜鹊怎能没有照着父母的孝心。倘若没有变故，它们必将在时光的高处继续栖息繁衍。

经济总量不断增大，老宁通高速已不堪时代巨轮的碾压。道路拓宽改造，白杨树首当其冲。树没了，鸟巢也没了，那些原居民去了哪里？

在高速南侧的乡道旁，我发现水杉树上有座莲蓬似的鸟巢。鸟巢规规矩矩，树枝排布错落有致，像是出自木工大师的精品。从树枝白色的断口可以判断，鸟巢搭建还不久。循着鸟巢往上看，一只花喜鹊于枝干高处蹦蹦跳跳。它目睹人们的小康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吃了蜜一样开心。它闻到熟悉的气息，不介意我好奇的目光，自顾自地偏着脑袋，盯着施工现场左看看右看看。它立志做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渴望道路竣工的心情急不可待。道路竣工了，树就栽起来，它就就可以乔迁新居。拆迁工程经常有，从没有像喜鹊一样高风亮节的拆迁户，不但无怨言，连临时安家费都不要。要知道这个临时居所，也倾注了它们无数的心血。它们只有一个要求：新路贯通后，重新在道路旁建一座37户人家的村落。这个要求一点儿不过分，动工之前，人们就已答应。

喜鹊也有故土情结，飞来飞去飞不出家乡的蓝天，就像我们的思想和文字，从未离开过我们朴素的内心。喜鹊和我们，初衷不变，在故乡肥沃的土地上，继续向着小康生活大步前进。



1951年冬天，我在老上街村上完小。天还没亮，正在熟睡的我就听到叫我起床的声音：“快起来，该去上学了。”是我父亲的声音。我快速穿好衣服跳下床。用热乎乎的手毛巾擦了几下脸。早饭早已做好，碗中的稀饭冒着热气，玉米面菜饼在火旁烤得焦黄。我狼吞虎咽将食物消灭干净，将碗筷放进刷碗盆里，背好书包，提上点亮的小马灯，此时父亲已经煤火压好。“走吧！”吹灭灯，关好屋门，将大门关牢，我缩着脖子说：“怪冷呀！”“咱们走一会儿就不冷啦。”

天很黑，看不见星星，我提着小马灯走在前面照路，父亲跟在我后面。小马灯的灯光像萤火虫一样在黑夜中闪耀，这暗夜的灯光闪耀着父亲对儿子的期望。

走了300米，到村口古槐旁，我不由仰望古槐，顿时精神了许多。加快脚步进入去上街村的长沟，周围听不到一丝动静，只有脚下的“吱吱”声，这是鞋踩在严霜打过的落叶上发出的声音。又走了一会儿，看见了沟沿上张开的洞口，我不由小跑起来。“看好路，小心跌倒了！”父亲在我背后喊着。出沟后进入上街村东寨门，沿大街向西，再拐进一条向南的小胡同，就是我们的学校。小院内空无一人，此时天色比从家出来时亮了一些，我将小马灯放在教室窗台上，对父亲说：“天快明了，我不害怕，你回去吧！”“冷时跺跺脚，活动一下就不冷了。”父亲临走前不放心地叮咛着。

望着父亲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胡同的夜色里，我心里有点害怕起来。摸了摸口袋里教室门的钥匙，看看黑洞洞的教室，我没敢进去，从书包里取出书就着小马灯的灯光背起来。大约过去半小时，猛听到从胡同口传来同学的口哨声，我长出了一口气，笑了。

几十年转眼已成往事，少年时代那微弱而明亮的灯光却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耀着……

## 古人“八乐”法

人生有八苦，也有八乐，经纬分明，苦乐交错。古人说人生有八乐：“静坐、读书、赏花、玩月、观画、听鸟、狂歌、高卧。”清代医家石成金是养生高人，他总结出的“人生八乐”颇有些意趣，是为神仙之法。

静坐之乐。不一定非得去山中，不一定非得得到寺庙，只需寻得一僻静之地，无人搅扰便好。宽衣松带，手拈串珠，心性内敛，不问流年，澄心静坐。像一杯水，浮尘落定，收心敛性，静坐养心，“合眼躺躺闲数息，案头销尽一炉香”，那种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读书之乐。孤灯如豆，一卷在手，书香缱绻。闲卧无事，有书相伴也可得些许意趣。有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却觉得倒不如“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来得自在，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寻自己的乐趣，东西南北任意逍遥。

赏花之乐。古人的风雅之事，赏花为其中之一。观其色，赏其姿，品其韵，闻其香，疏影斜横，暗香浮动。闲来无事，养花植草，涵养心性，在花花草草的世界里觅得片刻逍遥惬意，岂不是人生美事一桩？

玩月之乐。“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水中观月，林中赏月，屋中窥月，高台赏月，在清淡的月光里，神清气爽，骨清心明。明明是自己贪恋月色，流连忘返，却偏偏要说“花常留我赏，月不放入眠”。

观画之乐。雅乐需要知音，观画亦是如此。线条、色彩、构图、纸张，方寸世界，别有洞天。画者匠心独运，释放激情，宣泄灵感；对于观者来说，遨游其中，则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精神上的享受。

听鸟之乐。有一种更加贴近大自然的音韵，那就是百鸟和鸣。清晨或黄昏，闲步公园、郊区，在林间漫步时，除了看花赏景，侧耳一听鸟鸣，也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神经，“松间听张盖，鸟声奏管弦”。

狂歌之乐。醉舞狂歌，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气势，是一种宣泄，是一种极致的情感表达，即可以表达心中的欣喜之情，也可以解除心中郁闷之感。无事散发登高，狂歌一曲，归来后，心中平和清宁。

高卧之乐。人生最悠闲的时光，莫过于高卧北窗，安然榻上。悠然地躺在床上，任光阴流淌，任世事浮沉，喧嚣有声。我自如闲云野鹤一般，浮云过眼，管它今夕是何夕，高卧睡觉，且把流年渡。

人生是由苦和乐互相交错而成，好在苦与乐没有边界，都是心境使然，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懂得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足矣！

